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陈登原全集

5

陈登原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陈登原全集

5

甸南读书志

太白读书记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登原全集:全 16 册/陈登原著.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540 - 0436 - 4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登原(1900~1975)—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576 号

陈登原全集

陈登原 著 本书整理小组 校点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电话: 0571 - 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翁宇翔 关俊红 徐晓玲

马樱滨 杨少锋

责任校对 余 宏

封面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520.5

字 数 8 2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40 - 0436 - 4

定 价 19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甸南读书志

序

《甸南读书志》者，登原所撰《古今书话》五集之一也。

《古今书话》凡五集，其丁曰《书之专记》。初所及但二十余种，其后续有所作，浸淫至于倍前。友朋中谬谓可刺取以独成一稿者，因单订而成此帙。其曰“甸南”者，予家旧居余姚周巷海甸村南半里许。今以名稿，亦《荀子·礼法篇》所说“燕雀啁噍”之义云尔。

若夫《书志》所及，其崖略固可得而言焉：

盖善读书者，必先知乎书之成时。《中庸》曷以说为汉人之书，宋以后人屡有所记；《水浒》曷以说为非出一手，书中事语可以取征。是故定其著作之时候，此则其事一也。

其次亦当知乎书之精蕴。变易不易，《易》义有崇高之理想；地动不止，纬书存科学之真谛。先民有作，泽其后昆。是故说其内涵之精蕴，此则其事二也。

且书之得失，固亦不必人云亦云也。有如陈寿《三国志》，其记三国鼎峙，原无愧于实录。然其不传双丁，前人以为乞米不获；书蜀君臣，前人以为曲笔报复。稽诸朱彝尊、李慈铭之说，故未以为然矣。又如《宋史》之书，前人指摘，大体说其冗滥。稽诸全祖望、徐时栋之说，亦未以为然矣。是故品其得失之究竟，此则其事三也。

又，书之编写，固亦可以穷源溯委也。大部之书，其事尤然。人间常说《永乐大典》，则《大典》景印以前，其经历应得而叙；人间又说《四库全书》，则七阁旧事今献，其踪迹应得而述。是故志其编存之经过，此则其事四也。

抑旧史之例，尝有文见于此而义存于彼，亦即所谓依题比事，借题匡补。俞正燮《书旧唐书舆服志后》可以为证。今于《飞燕外传》《宋史·兵志》诸篇，窃取其例。是故聊作本书之补充，此则其事五也。

登原自三十以后，浮沉南北，忝尸大学讲席。生徒屡屡见问，同类之书有何异同得失？今兹既存《通志》，又存《通考》；既说刘昫之书，又说欧、宋之书。盖亦顾量其长短，比其精粗，庶以供初学之问津，故曰备友生之参考，是故聊充客座之答问。此则其事六也。

其为稿也，大抵以书之问世后先为次，未能作他安排。小注中有曰“参”者，即是文见他条；曰“别见”者，则别见于《古今书话》。《书话》分量颇较此稿为多，今录其序于此稿之末，盖说此本为彼之一部而已^①。

本为寡学，兼复衰迈，观书如影，何止栢园之叹？然此并非自解其薄劣，亦谓此稿必有若干谬误，待正于旧友新知。谨书于此，藉当息壤。

一九六三年六月廿五日余姚陈登原。

^① 《古今书话自序》已移录于《古今书话》一书目录前，本书中未再录于全书之末。

目 录

卷之一

1. 易三义	1
2. 《庄子》	2
3. 《公羊》三世义	4
4. 《礼记·中庸篇》	5
5. 谶纬有别	6
6. 纬书原始	10
7. 纬书目录	15
8. 纬书有善言	18
9. 《飞燕外传》	20
10. 石 经	22
11. 陈寿不传双丁	29
12. 陈寿书蜀君臣	30
13. 因《晋书》论史书猥屑	31
14. 王通《中说》	34
15. 韩愈《顺宗实录》	36
16. 《旧唐书》	37
17. 《元曲选》用简体字	39
18. 《元曲选》与《水浒传》	44

卷之二

19.《百家姓》	49
20.《旧五代史》	50
21.《河图》《洛书》	54
22.《太平御览》	55
23.《御览》并非尽引原书	59
24.《续通典》	61
25.宋刊两《汉书》	62
26.《新唐书》	65
27.《资治通鉴》	69
28.《东京梦华录》	75
29.《通志》	77
30.《伊雒渊源录》	80
31.《通鉴纪事本末》	81
32.《文献通考》	83
33.《宋史》	84
34.书《宋史·兵志》后	87
35.《水浒传》事语	92

卷之三

36.《保越录》	99
37.《孟子节文》	100
38.《永乐大典》	102
39.明初诸《大全》书	121
40.明监本廿一史	126
41.《宋史新编》	129
42.《西湖游览志余》	130

卷之四

43.《读书敏求记》	135
44.《古今图书集成》	138
45.《大义觉迷录》	141
46. 四部与四库	152
47.《四库全书》寻源	153
48. 收遗书	156
49.《四库全书》疵病	167
50.《四库全书》今昔	172
51. 景印《四库全书》	183
52. 补续《四库全书》	187
53.《清史稿》	190
54.《新元史》	199
55.《辞通》	200
56.《孤树哀谈》	205
57.《弇州史料》	206
58.《本草纲目》	208
59.《农政全书》	211
60.《明夷待访录》	214
61.《四书讲义》	220

卷之一

1. 易三义

吾先民有陈义甚高者，易三义是也。

其说盖出于《易纬》云。《御览》卷六〇九引《易纬》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为道包钥。”郑玄注：“管，犹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所谓《易纬》，当指《乾凿度》。《乾凿度》（玉函山房本，页一）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盖谓易三义者本此。

第此三义云者，唐人、宋人所着重者不同。唐人所重，重在不易之易。孔颖达《周易疏》卷一云：“易者，易也，作难易之音。而周简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无相代，彼此相易，皆为易义。不易者，常体之名，有常有体，无常无体，是不易之义。变易者，相改变之名，两有相变，是为变易。”孔氏以不变为常体，斯即以变易为变体，此非谓人事之最后归宿乃在不变也乎？

宋儒则反重变易之易。小程《易传序》（《伊川易传》卷首）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者也。《朱子语类》卷六七释之曰：“易，变易也，随

时变易以成道也，正谓伊川这般说法难晓，盖他把这书硬看做人事之书。他说圣人做这本书，本谓世间人事有许多变样，所以做这书出来。”朱子谓程以人事变易训易，盖谓程子仄重变异。但又谓其“说难晓”，则似未主变易为易之说。然而《朱子语类》卷二四曾言：“问三代所因者不易，而其所损益者可知，何如？曰，此所谓不易也，变易也。三纲五常，终古不可变易，至于其时其人，虽不可知，而势必变易，则可知也。盖有余必损，不足必益，虽百世之后可知。犹寒极生暖，暖极生寒，则可知焉。”此以势必变易训易，岂非仄重于变易乎？《语类》卷七九又言：“居甫问：伊川谓随时变易乃能长久，不知既变，何以复能长久？曰：一出一入，乃能长久。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体。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又何能久？”此以不变不久训易，岂非仄重于变易乎？朱子又有《答范伯崇书》（《文集》卷三九）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易也，时也，道也，自其流行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变易无常者而言之，则谓之易；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流行不息之中，乃有变易无常之道，岂非仄重于变易乎？

居尝谓此之义，设若一而贯之，实当具有崇高之理想。曰容易，当谓人事并非神秘莫测；曰变易，当谓人事并非一成不变；至谓不易为易之境界，亦当有高尚之理想寓乎其间。昔者焦循尝著《说定》（《雕菰集》卷一〇）曰：“井田封建，圣人之所制也，后世遂不能行。然则圣人之言且不能定，故定者，有定于一时而不能定于万世，有定于此时而不能定于彼时，此君子所以贵通变之学也。”焦氏盖以通变说定，与唐人之训易三义，容或有间；与宋儒云云，则仍当有所合也。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三，阴历乃四月一日。

2.《庄子》

《庄子》一书，盖非全然庄周所造。《经典释文》卷一《序录》云：“庄子弘才命世，词趣华深，正言若反，莫能畅其弘旨，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陆氏谓后人羼益《庄子》，盖未具体说明。其为具体说明者，当始于苏轼。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二言：“东坡作《庄子祠堂记》（见四部备要本《东坡集》卷三二）云，《让

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灶。其反也，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此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中尔。东坡之识见至矣、尽矣。今之庄周书《寓言》第二十七，而继之以《让王》《盗跖》《说剑》《渔父》，乃至《列御寇》为第三十二篇，读之者可以涣然冰释也。”东坡云云，盖由语气连属而说《庄子》之有为后人纂杂者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九云：“《让王》《盗跖》《渔父》《说剑》四篇，真是后人剿入者。盖《庄子》之书，其妙在乎悠诡俶谬，不可以常理窥，不可以言筌得。四篇之文太整，一为苏公勘破，今若细观，则迥然自别，盖不问而知其伪矣。”良俊云云，盖由文字险易而说《庄子》有为后人纂杂者也。

纂杂者，增益也。然而今本《庄子》书外，盖犹有逸文存焉。《困学纪闻》卷一〇曾举《庄子》逸篇三十九条，吾乡翁元圻于此注曰：“严遵《老子指归》又引《庄子》逸文七条，孙志祖《读书脞录》又引逸文十三条，元圻又引逸文二条。”由此言之，《庄子》逸文其为后人所知者，盖达五十一条之多云。

王氏于《庄子》逸篇引曰：“子张见鲁哀公不礼士也，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而见。君之礼士也，犹如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好龙，屋宇雕文尽写以龙。于是天龙闻之，窥首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却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叶公非不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今案，此事亦见收于刘向《新序》。《新序·杂事五》云：“子张见鲁哀公，七日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观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里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也。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宇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首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却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原夫《新序》一书，“大抵考百家传记，以类相从。故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书》互相出入”（《四库总目》卷七一）。《新序》既为多方钞撮之书，刘向

当时容当及见足本《庄子》，然后录之《新序》。“叶公好龙”云云，亦当自《庄子》原本钞入者也。今举于此，聊以备证。其余则元圻已录，今不赘也。

3.《公羊》三世义

言《公羊》者，吾言三世。然求诸本传，虽曾隐言“三”矣，并未明言“世”也。隐元年传曰：“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桓二年传云：“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哀十四年传云：“《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依此言之，《公羊》但以见、闻、传闻为“三”，而未尝明言“世”也。

其曰“三世”，当见于董仲舒之所说。《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是故昭、定、哀者，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者，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词，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由此言之，明揭“三世”之义，当始于西京之儒，初非本传原有之文也。

《公羊》当为六国季年之人，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〇云云，大致当为可信。今案，六国季年，韩非已言三古。《五蠹篇》云：“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中古之时，天下大水而鲸、禹决渚；近古之时，桀、纣暴虐而汤、武征诛。”观夫韩非云云，可见当时已有“三古”之说。撰《公羊》者，乃以三古之“三”，分隶于见、闻、传闻，穿插之于鲁十二公之间，其用心当为更细矣。邢昺疏《尔雅序》云：“经典通义以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所谓“通义”，当指汉儒之说。从此更知，自韩非以至汉儒，曾区古史而别之以为三期。仲舒生于此时之内，乃以三古之“三”取而传诸《公羊》。所谓见、闻、传闻，彼固渊源有自者欤！

曷谓汉儒曾标“三世”之义也？试以马迁《史记》言之。《史记》本称《太史

公书》，然而《汉书·艺文志》，《太史公书》属于春秋家。《太史公书》者，固亦实践三世之义者也。《孔子世家》言：“适鲁，观夫子庙堂。”《信陵君传》言：“予尝过大梁，见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以上云云，盖史公自录所见也。《项羽本纪》言：“予闻之周生曰：舜目重瞳子，羽目亦重瞳子。”《淮阴侯传》言：“予如淮阴，淮阴人为予言。”以上云云，盖史公曾录所闻也。至如《六国表》言“予读秦纪”，《卫世家》言“予读世家言”，《伯夷列传》言“其传曰”，《孟子传》言“予读孟氏书”，《大宛传》言“《禹本纪》言”，《太史公自序》言“纳石室金匮之书”。由此言之，迁之著《史记》也，固曾以所传闻录以入书矣。综而言之，《史记》之内未尝不存三世之义也。

抑在《史记》以后，史家固亦采其所见所闻。《汉书·成帝纪》云：“臣之姑充后宫婕妤，父子兄弟备帷幄，数为臣言。”盖班氏曾以所闻入书。《蜀志·谯周传》云：“予尝为郡中正，求休还家，往与周别，周为予言。”盖陈氏曾以所见入《志》。自此以后，史非成于积年之后，即纂于众人之手。不能以其所见为资，以其所闻为料，其所摭拾，大抵皆为传闻。《公羊》三世之义，盖如鼎足而仅存其一矣。

4. 《礼记·中庸篇》

《礼记》有《中庸篇》，宋儒列诸《四书》，予于《国史旧闻》已略言之。《四库总目》卷五三《中庸章句提要》云：“《中庸说》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戴颙有《中庸传》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讲疏》一卷。不自洛、闽诸儒始为表彰也。”由此言之，于《礼记》中特重《中庸》，事当始于汉与六朝，并非始于宋人。

然而怀疑《中庸》，以为并非出于子思，依予所知，恰亦始于宋人。叶适尝一言之曰：“汉儒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殆不出于子思。”（《习学记言》卷八）可再言之曰：“孔子未尝以词明道，《中庸》未必专子思作，殆为其徒所共著者。”（《记言》卷四四）凡此云云，盖疑及《中庸》之先河也。

至于清人，则疑《中庸》者更多。李元春《经传摭余》（卷二，青照堂丛书本）

云：“《中庸》者，近人以为汉儒所作。据‘戴华岳’云云，子思胡不云泰山？”元春云之，此则其说一也。袁枚《随园随笔》卷二五云：“孔子、孟子皆山东人，故每每言山，必称泰山。曰‘曾谓泰山’，曰‘泰山其颓’，曰‘挟泰山以超北海’，曰‘登泰山而小天下’。皆以山东最高之山，就近指点。《中庸》一书，言山即称华岳。明明以长安之人指长安之山，汉都长安故也。”袁枚云云，此则其说二也。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一云：“叶声山庶子谓《中庸》一书并非子思所作。其说曰，伪托之书，其罅漏有无心而发泄者。孔、孟皆山东人，论事皆就眼前指点。孔曰‘曾谓泰山’，又曰‘泰山其颓’；孟曰‘挟泰山以超北海’，又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在之山，人之情也。汉都长安，华山在焉。《中庸》引山称华岳，明明以长安之人说长安之山。其为汉儒伪误无疑！”绍壬云云，此则其说三也。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丙集上页七六）云：“昔人谓《中庸》汉儒所作，摘其‘华岳’二字，谓孔、孟居山东，称山必曰泰山。而此书独及华山，乃汉都长安，见闻所及。论亦有理，顾未足以服人。近更有人言，书中无雉、盈、恒等字，然此亦未必各书皆有。惟《论语》‘邦有道’‘邦无道’‘乱邦’‘危邦’‘至于是邦’，《孟子》书中，“邦”字尤屡见不鲜。至于《中庸》皆改为‘国’，如‘国有道’‘国无道’，转滋疑窦。今日偶检《礼记·缙衣》，引《诗》‘万邦作孚’亦为‘万国作孚’，乃悟《中庸》《缙衣》篇次相近。其为汉儒所伪，殆无疑矣。”慈铭云云，此则其说四也。

案，《礼记》杂出汉儒之手，固为确凿有据。《史记·封禅书》称：“文帝使博士诸生作《王制》。”《礼记·王制篇》疏引卢植、郑玄之语并同。《王制》如此，《中庸》亦可推见。慈铭《日记》后曾有自注，谓其前说未安，今亦未审所据云何也。六三年癸卯元旦，阴历为一月廿五。

5. 讖纬有别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言：“孔子既序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与讖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

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又别有三十篇云。”《隋志》修于唐初，其述讖纬之书，盖已彼此夹杂。即如所举《河图》《洛书》，桓谭《新论》固明明说之为讖。桓氏《新论》云：“讖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加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矣。”桓谭以《河图》《洛书》为讖，《隋志》乃至厕诸讖纬之列。可见《隋志》之说讖纬，当较桓谭为含混。吾读刘熙《释名》卷六《释典艺》云：“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刘氏所谓“围绕”，当即《隋志》所谓“稽同”。然则能与六经稽同其意者，始为纬书，不当以此兼指讖书也。

讖之本训，本无翼经之义。《释名·释典艺》又曰：“讖，纤也，其文纤细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引《三苍》曰：“讖，秘密书也。”《文选》卷一四《幽通赋》言：“议遗讖以臆对。”李善注：“讖，梦书也。”《鹏鸟赋》（《文选》卷一三）言：“发书占之，讖言其度。”李善注：“讖，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讖。”其曰“梦书”者，则有如《后汉书》卷六五《郑玄传》云：“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明年岁在巳。以讖合之，知命当终。”其曰“秘密书”“有征验书”者，则有如《论衡·实知篇》云：“孔子将死，遗讖书曰：不知何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后秦王兼吞天下，号为始皇，至沙丘，巡狩至鲁，观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云：董仲舒，乱我书。其后江都相董仲舒论思《春秋》，造著传记。”然而如此等事，要亦纤细已甚，合于刘熙所言者也。讖之旧训之云，讖之实例云尔，然则讖之为讖，当为句短词简、偈体韵语、先知预言之属，可以征信于将来。其与六经，当为并无一定之关系者欤！

以其为先知预言也，故恶言之，讖乃妖言惑众者也；美言之，讖乃神道设教者也。《后汉书》卷四三《公孙述传》云：“妄引讖记，以为孔子作《春秋》凡十二公，历数已尽。冀以惑乱众心，光武患之。”《祭遵传》（《后汉书》卷五〇）记遵讨中山贼张满，“初，满祭祀天地，自谓当王。既被执，叹曰，讖文误我”。以上云云，此非妖言惑众之例乎？《后汉书》卷六六《郑兴传》：“光武问兴郊祀事，曰：朕欲以讖决之。兴曰：臣不为讖。光武曰：卿非之耶？兴曰：臣于书有所未读，无所非也。”《后汉书》卷五八《桓谭传》：“有诏会议灵台。帝曰：朕欲以讖决之。

谭极言讖之非。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收斩之。”《光武纪》又记未即位前事云：“同舍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至，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卯金修德为天子。”胡寅《读史管见》卷三尝议之曰：“光武举兵，英雄材智，云合景从。河北既平，洛阳将下，诸将奉上尊号，光武逊避亦已再三。彻《赤伏符》，又孰以为不可？何必需见符命，然后乃决计乎？其后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诸符讖，是亦怪矣！”以上云云，此非神道设教之例乎？实则光武之事并未足怪。张满既在引讖，公孙述又在引讖，可见讖在当时自有震撼人间之势，初非纬书之仅存于知识分子范域以内者也。

但讖、纬混为一谈，自其初起原已有此趋向。《后汉书》卷八九《张衡传》言：“初，光武喜讖，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以后，儒者争学图纬，并复附以诌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讖书。讖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讖。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讖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讖录。成、哀以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春秋讖》云，共工理水。《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讖于成帝，一卷之中，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此！往者侍中贾逵摘讖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讖者皆未能明。至于王莽，汉世大祸，何为不戒？则知图讖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尚不能知。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疵矣。”检此张衡所言，大率指斥讖书。然既曰“争学图纬”，又曰“图纬虚妄”，可知衡所云云，原已讖纬夹杂矣。王鸣盛《蛾术编》卷二“纬书”条云：“讖也者，经之贼也。刘熙《释名》，以为讖者纤也。《秦语》秦三十二年，燕人卢生奏图录，此则讖之始也。顾张衡言，自秦至